

船不过滩与《船要过滩》

□ 付鹤鸣

《船要过滩》(云南美术出版社)是笔者在今年一月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笔者上世纪60年代生于辽山脚下的黄塘自然村(现成了一片荒林),一岁不到时,父母按习俗把我承继在外公名下,是外公外婆一手将我带大。在我的心中,外公外婆胜过父亲母亲。外公疼我爱我到了极点,就差天上的星不摘给我玩,再淘气,他也不舍得用竹槎条,而是用稻草打我,到现在,村人还将此当成笑谈。那时我家里穷,一直借住在别人家。在我的印象中,我随外公搬过七次家,每到一个地方,我都要结识一批新伙伴,而且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也不一样。那些人和事,就像电影一样,一幕幕让我难以忘怀,且受益终生。这也算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吧,因了这些文化的浸润,让我有了思考的机会,我早就想用手中的笔,将这些东西写出来,可说这也是我多年的梦想。

几千年的封建古旧思想、农村家族宗族势力的干扰,都是时代前进路上的绊脚石,而新时代是一条远航的巨轮,“船不过滩”已不合时宜,是陈词滥调,所以我要创作《船要过滩》。

笔者在基层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三十多年,接触过不少人和事,也解了不少纷争,还在村里当过两年支书,可谓在农村摸爬滚打几十年。本书主人公曹一男既是退役军人又是大学生村官,他退伍回乡不到一个月,其母亲就请媒人刘阿婆给他介绍对象,女方是黄沙坳村的竹花。刘阿婆安排他们在船头滩“邂逅”了一次,双方一见钟情。并按婚俗定好了“看姑侄”的日子,围绕这个爱情故事,一批底层人物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因权因财因色相继粉墨登场。曹一男在“看姑侄”时让竹花多了几分爱意。后曹一男考上大学,成

了学生会主席,竹花也只身到东莞打工,被老板派到德国进修,两人天各一方,鸿雁传情。曹一男大学毕业考上了公务员,被乡里派到黄沙坳村任代理支书,成了一名大学生村官。谁也没想到,他却因此成了他人的挡路石。铁山想当村支书,老支书赵子文因选举问题被停职,也对曹一男来村里任职有想法,横仔更是巴不得上屋发人瘟,一心为铁山出谋献策,制造各种麻烦,总想让曹一男难堪。曹一男到村里任代理支书第一天,就有人想给他来个下马威,其实最不喜欢他到村里任职的是其岳父。生性快乐的眯子哥,开龙马车赚了钱,又买了大货车,生意越做越顺,没想到一场车祸,让他失去右手,一夜成了贫困户,老婆水菊在外打工变了心,要和他离婚,眯子哥一气之下演绎了一出家庭悲剧。李县长权倾一方,最终因贪腐被纪委查办。宋乡长老婆因车祸去世,其娘家人要求打醮,宋家人不同意,险些酿出了闹丧纠纷。横仔与赵子文因秋莲结下私怨,处处与其作对,利用铁山想当村支书的机会,到县纪委告状,最终把赵子文告下了台。宋乡长想帮赵子文,迫使刘老板将横仔夫妻辞退。横仔知道宋乡长在背后使坏,就到省里告状,乡里迫于压力,责成刘老板赔偿横仔一切损失,补发了横仔的工资。竹花介绍老板到村里投资办厂,村民可以在村里打工赚钱。宋乡长对横仔告状心怀不满,将横仔拘留,秋莲一气之下喝下半瓶假农药,多年不待见,反对秋莲与横仔结婚的秋莲的父母在医院与女儿相认拥抱痛哭。横仔因此对宋乡长恨之入骨。横仔在告状期间认识了一个朋友,并因此被骗入传销,耗尽家财不说,还借了不少债,无奈又去告状,县里派人截访,干部借机游山玩

水,贪污截访经费,致横仔被截访人员打成重伤,牵出宋乡长、李县长的贪腐问题,两人因此锒铛入狱。村里成立腰鼓队,汪德英参加活动受伤,刘高想借机大做文章,欲让赵子文与曹一男闹矛盾,让铁山得利,结果白费了心机。横仔顺利承包了学校的食堂,当上了老板,心里感激曹一男。曹家村因修水库搬迁,黄沙坳新农村建设,都是村里的重头戏。上过战场的吴书记,也是退役军人,有担当,有大爱,有军人本色,一身正气,因工作出色,调到县交通局当局长,后又调任县纪委书记。

而曹一男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,一心一意为村民办事,有担当有作为,用实际行动改变了其岳父和村民们的看法,在村民心目中树立了大学生村官和退役军人的良好形象,赢得了党员群众的信赖。

在创作过程中,我力求用手中的笔,去描绘辽山脚下的民俗风情,写出大学生村官和退伍军人的使命和担当,同时也刻画了某些基层干部的两面性,反映了社会的缺失,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,也揭示了新时代新农村建设、廉政建设、招商引资、婚姻家庭、移民工作等农村基层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,反映了基层干部的艰辛与不易。

主人公曹一男和竹花约好八一建军节举行婚礼,婚纱也选好了。因一场大雨,造成铁山家房屋倒塌,两人因抢险救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抢救。铁山为自己之前扮演的角色而羞愧。村里选举工作正好在此时举行。铁山还想当黄沙坳村的支书吗,横仔还会使阴招吗,党员群众的选票会投给谁,曹一男和竹花的爱情故事还能继续吗?要想知道答案,就请翻开《船要过滩》。

压岁钱,少予少得有点甜

□ 王玉初

快过年了,孩子们有个特别的期待——可以收压岁钱了。压岁钱是过年的习俗,一般由长辈给晚辈一些钱,包含着关切与祝福,希望孩子平平安安度过一岁。

回溯一下压岁钱的历史。相传在汉代时,压岁钱原称“压胜钱”,是汉代流通货币之外铸成钱币形式的吉利品,人们用它来招财避祸。慢慢地,它演变成了压岁钱。其中的“岁”是“祟”的谐音。大人将压岁钱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,意在避邪驱祟,寓意人丁兴旺、健康平安。于是,寓意甚好的压岁钱就一直在我广为流传。

小时候,吃完年夜饭,全家人围在火盆边,父母拿出压岁钱,会一个一个地派给我们姐弟四人。为了这压岁钱,父亲早早地去信用社换回崭新的钞票,或2元,或5元,或10元。后来,有了100元面额的钞票,父亲却没有给我们一张100元的大钞,而是换了100张一元的。拿到这种压岁钱,我们甚是开心,有的还一直留着。

压岁钱开始在数量上进行攀比。年前走亲戚,孩子嘴甜,或者考了一个好成绩,便向亲戚讨要压岁钱。你给一千元,他给两千元。这让一些人承受着不小的经济负担。同时,一些农村老人,见到儿孙回老家过年,心中甚喜。为了不让小孩子回去后因压岁钱少而“丢脸”,可谓是倾尽全力,会花掉老人们平时积攒下来的全部积蓄。压岁钱,原来就是一种美好的祝愿,不该异化成一种负担。压岁钱背后的攀比之心当除。

还有,孩子得了压岁钱,该如何安排?压岁钱少时,孩子拿去买几个烟花放一放,或者买些零食吃得美滋滋的,但用无妨。可压岁钱数一多,保管好这些钱便是个问题。有的是大人代为管理,有的是孩子要自己管。相安无事则好。但也有小孩子想自己管,大人又不让,便有了矛盾。

聪明的家长借着孩子管理压岁钱,让孩子学习理财。有一位朋友,一次给了14岁的儿子两万元压岁钱,让他学习理财。这是个不错的想法,但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受的。反倒是一些家庭,因孩子管着不少的压岁钱,带来了无尽的烦恼。有的孩子拿压岁钱,与同学攀比消费;有的孩子因为手中有钱了,放肆地拿去玩网络游戏;还有些孩子拿压岁钱买手机等电子产品,沉迷游戏、网络小说之中,严重影响学习。给多了的压岁钱,俨然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,是该降降温了。

省心过大年,别让压岁钱给闪了腰。压岁钱,讲究的是个寓意,重在意而非量。少给是意,多给是弊,少予少得有点甜。